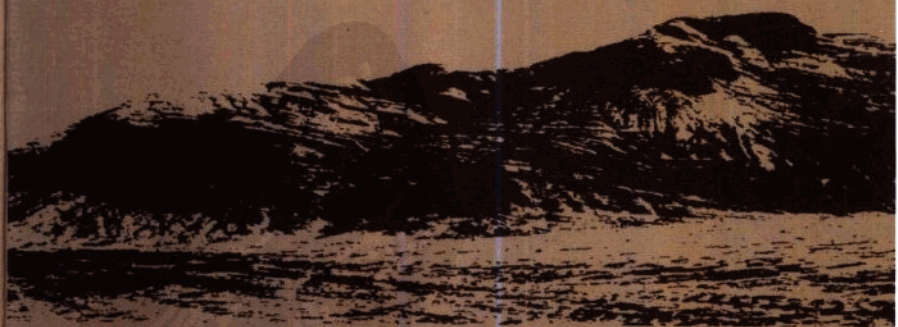


康胜利 著

遥远的回鹘

劉炳森署



石油工业出版社

序

冯敬兰

1992 年的一天，一位友人告诉我，他那里有个年轻人非常爱好写作，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问我是否愿意见见他，于是，我便和康胜利互相认识了。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个比较内向的人，谦虚、很有礼貌，一说到写作的事情话才多了一些。不久，他采写的中国灭火队赴科威特灭火的报告文学《浴火布尔甘》在《北京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他送来样报给我看，我很为他高兴。他说，人家都是记者，采访的条件很优越，我是业余写作，一切困难都得自己想办法克服，听说接灭火队的车早晨四点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出发到机场，我特别早就起来赶车，没有好相机，就用个傻瓜机，接回人后大家都去吃招待餐，我就在一边等着采访机会。听他讲采访经过，我同时体会着他的不容易。

如今多年过去了，康胜利采写的报告文学发表在许多报刊杂志上，这些作品以题材重大、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受到新闻媒体和有关方面的好评和重视，譬如 1992 年发表在《北京青年报》的《气化北京——蓝天在呼唤》，首次在北京详细报道了陕京输气工程；《征服炼狱》获 1991 年北京青年报“四通杯”奖；《面对大火的克拉玛依人》入选 1995 年中华儿女杂志社“一篇好文章”，报送中宣部；报告文学《浴火布尔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中学课本；《第二次海湾战争》被日本《展望》杂志转载；《地层深处的较量》在《北京日报》发表后，又被一家电视台拍成纪实片。同时，他还

写了不少对石油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的特写，如《铁人王进喜逝世之后》、《渤海二号事件后的康世恩》、《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扼住地脉——翁文波和他的“预测论”》等等，不能尽数，他历时两年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石油师人——转折》也已出版发行。同时，他还采访过一些对国家和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和事件，发表了《国家主席和掏粪工》、《儿子眼里的杨虎城将军》、《毛泽东秘使汪锋的人生传奇》。他也把视线投向艺术家和文化名流，不怕麻烦历尽曲折去采访，譬如相声演员李文华，京剧大师翁偶虹，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播音界老前辈夏青、葛兰夫妇，老画家彦涵、王琦，歌唱家才旦卓玛等等多人。如今，他采访过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方显由他做的事情是多么重要。

毫无疑问，康胜利发表的每一篇作品后面，都包含了无以言状的辛苦。有一次，为了查对一些历史资料，他冒着三九严寒去京郊山里的中央档案馆，那天的风特别大，我记得满天刮的都是黄土，当时心里想，这样的天气干嘛去呀，可是他打听清楚地方，立刻出发了。采访名人更是不容易的事情，但他以善意、真诚和耐心打动了采访对象，于是他总能做到“心想事成”。无论是采访杰出的人还是普通的人，康胜利总是以心交心，付出善意和理解，同时也从中得到教益，使自己的人格不断升华。有一个关于康胜利和采访者的故事，使我久久不忘。有一年，他在采访中遇到一位老人，她的丈夫是国家机关的职工，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为救人不幸牺牲，国家有关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那时他们的儿子还在母腹中。二十几年后，这个男孩由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才华出众，前程远大，母子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然而在又一个夏天，男孩出差到哈尔滨，竟落难松花江。生活

的严酷打击使老人心灰意冷。由于无人照顾，她多次骨折，卧床不起，孤苦老人的不幸成了康胜利心头长久的牵挂，他为了老人的烈属待遇问题到处奔走呼吁，提请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老人也把他当成亲人，一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找他，每逢年节，他一定会买些点心水果看望老人。1996 年为拯救北京知青的女儿丁志红，康胜利以一版半的篇幅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北京知青的女儿不能走》的长篇报道，又参与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直播节目，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在京城引起强烈反响。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

胜利的执著和勤奋，给他带来了丰收的喜悦。胜利的善良和真诚，使他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虽然这本书选入的仅是与石油有关的部分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做的工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相信他会写得更好，更多。

这篇小文，难以为序。权作开场白吧。

2002 年 3 月于北京



康胜利，北京房山人。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计委、国家专业投资公司、中油集团公司供职。现为中国石油文联组联部主任。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石油作家协会理事。曾任《中华儿女》专栏作家，《中国环境报》、《中国劳动报》、《中国艺术报》、《石油文化报》记者。

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转折》一部，曾参与编纂《世界灾难大辞典》、《石油师人》等丛书。作品关注社会大事，关注民生，获得较大反响，并多次获奖，不少作品曾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或被出版社选入文集，其中《浴火布尔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入中学课本，还有的作品被翻译到日本。

80年代毕业于北京电大新闻专业新华社班；现在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攻读研究生。

目 录

“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 …………… (1)

红军长征浴血沙场，给他留下一段“独臂”传奇，建国初期又在石油战线披荆斩棘。将军独臂挥动处，亘古沉寂的荒原、沙漠、戈壁复苏，石油喷薄而起。天助，抑或人气？本文撰写的初衷之一，是为身卧病榻的主人公祈禳，孰料本文刊出十余日后，余将军竟辞世而去。在八宝山，作者把本文敬献在老将军脚下。

渤海 2 号事件之后的康世恩 …………… (25)

举国震惊的“渤 2”事件，一直是传媒不敢轻易涉及的“冰点”，知情人在多年之后才吐露内情。“渤 2”打捞，鉴定得出新结论；国务院发文，撤销对副总理的处分；拂去岁月的尘埃，还事故真相，披露二十年来鲜为人知的内幕……

毛泽东密使汪锋的人生传奇 …………… (42)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立即派其抵西安同杨虎城谈判，从而使之成为代表中共高层与杨接触的第一人。解放后，他作为十九军政委，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的组建，并为筹备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绩，历任宁夏、甘肃、新疆省区第一书记。文革中他备受摧残，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工作岗位上，为统一祖国大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张文彬与中国石油大会战 (55)

半个世纪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中，曾有过一支鲜为人知的石油兵部队。他们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南征北战，艰苦创业，作出了非凡贡献。这支部队的政委，后在长期的石油生涯中，挥师参加了大庆等八大石油会战。风雨历程走过，创业豪情未减。

附：在勘探克拉玛依的日子

彭德怀和石油“白条子” (90)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谈笑间，横扫千军如卷席，真英雄气概；老泊人回忆当年，彭老总、张将军对油矿工人视若父兄，进军大西北途中，留下一段佳话。

扼住地脉——记翁文波院士和他的“预测论”

..... (94)

他出身于显赫家族，堂兄就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早年留学英伦，返国后不享荣华，只身西出嘉峪关，来到玉门油矿。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支重力勘测队，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他成功地预报了国内外的多次地震，被誉为“当代预测宗师”。

附：翁老走好

无尽石油缘 (110)

四十年前，在“老大哥”用油来卡我们的时刻，我们的飞机烧什么上天，航天器的部件靠什么冷却和润滑？在困难条件下，我们是怎么试制油品的？我国石油炼化工业

奠基人、中国工程院创始人、两院院士，一位 90 岁高龄的
科学巨擘历经沧桑，感喟不已。

英魂，让历史沉思 (135)

他曾是参加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旧部，他曾是我
晋冀鲁豫军区十七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
师师长。建设玉门，原油东运，开发柴达木，屡建功勋。
孰料“文革”中在敦煌惨死，遗下千古之谜。

附：凭吊张师长陵

军魂·油魂——许士杰和延安钻井教导团 (158)

延安，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党中央驻过的窑洞，
又迎来了穿军装的石油人。从这里，他们奔赴青藏高原，
奔向新疆戈壁，奔向石油大会战的最前线。

附：石油管理总局的第一任“大管家”

满目青山夕照红 (196)

20 世纪 70 年代，《人民日报》曾以《和群众同甘苦
的高级干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记述一位石油部副部长
的感人事迹。当时他自称是“石油战线的小毛驴”，多年
后，他又是否还风采依然？

儿子眼中的杨虎城将军 (205)

父子生离死别的最后一夜，杨将军与长子彻夜长谈。
曾任玉门油矿局第一任局长的杨拯民先生在逝世前，毫无
保留地向作者吐露真情……作者成为采访本文主人公的最

后一人。

邹明先生在玉门护矿斗争中 (217)

解放前夕，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的最高负责人，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油矿的图谋，满怀爱国之心，舍死忘生，历经险境，与敌周旋，终使玉门完璧，功不可没。

政委·伙头军 (221)

大庆石油会战时，在工程队伙房的卖饭窗口，一个腰扎围裙的“老师傅”面对石油职工菜色的脸，心疼得放松了分粥的勺子，结果自己和几位炊事员当晚饿了肚子。他领导职工生产自救，以度过饥荒。

定格在王铁人神采飞扬的瞬间 (225)

讲到剧本中如何表现人拉肩扛时，突然王铁人站了起来，挥动手臂，双目放射出通常人少有的光芒，使沉浸于剧情里的孙维世不禁愈发陶醉其中。

“铁人”王进喜逝世之后 (228)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身后那个不寻常的家庭，许多人却难以知晓。

大青山的儿子 (247)

为了把沙漠变成绿洲，石油人无私地支援蒙古族兄弟治沙。一片真情，在鄂尔多斯高原传为佳话。老英雄斟酒直言：“忘不了你们那，石油工人！”

石油·命脉·决策 (251)

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源远流长，不幸却在近代落伍了。虽然我们早已把“贫油国”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但我们不能忘却因“贫油”而蒙受的屈辱。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痛楚太深，太深。

新中国石油第一次大决策钩沉 (266)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油品匮乏至甚。我们不能是“贫血巨人”。第一次石油大决策在北京东郊民巷作出。拂去岁月的尘埃，人们发现，出席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的朱德总司令——是提出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的第一人。

光荣之旅——石油工程第一师 (27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惟一的一支石油兵部队，牢记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铸剑为犁，为油而战。虽然其番号已于1956年撤销，官兵分赴各石油会战战场，但他们为改变中国石油落后面貌所跋涉的奋斗历程，证明了军魂永存，油魂永存……

拯救蓝天——中国灭火队在科威特 (297)

1991年夏，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士兵点燃了世界级的“大油库”，人类文明史上空前惨烈的科威特油田大火发生了。应科威特政府请求，中国派出了灭火队。五十三个日日夜夜，我灭火队员以血肉之躯拼搏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火海之中，出生入死，世人惊叹！

附：扑灭科威特油井大火，我们有信心！

光荣和胜利属于你们，英雄的中国灭火队

蓝天在呼唤 (318)

隆隆的钻机声，叩醒了亘古沉睡的黄土高原。为使“奥运”申办成功，为让首都蓝天永驻，北京人在翘首企盼……

面对大火的克拉玛依人 (324)

“克拉玛依，我不愿走近你！”这是一句歌词。此时，真的不愿走近你，又不得不走近你。1994 年的那个残阳如血的冬日，作者久久徘徊在尚未冷却的灰烬废墟前，向世人拉开了这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内幕。其中有英雄，也有懦夫。掩卷反思，扼腕长叹！

远在冷湖看“模特” (353)

难忘的冷湖之夜，无论用什么辞藻来形容都显得苍白、肤浅。最好，只用心去感受。

南八仙的传说 (356)

她们是开发柴达木石油工业的先驱，她们是时代的骄傲。这八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尚未来得及体验盛开的灿烂，就永远化作了柴达木盆地的一部分。

再到敦煌 (358)

为了石油工业的崛起，柴达木石油人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顽强地与荒凉缺氧的环境抗争。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无怨无悔。无论谁走进敦煌，都不会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者，最应当、也最有权利享受美好的生活。

难忘青藏线 (361)

海拔表发出幽绿的光，表针在刻度的极点冲顶后，再也不动了。此时已过午夜，我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已接近极限，对外界的反映已经迟钝，脑海茫然几乎凝固了。

篇后赘语 (368)

“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

红军长征浴血沙场，给他留下一段“独臂”传奇，建国初期又在石油战线披荆斩棘。将军独臂挥动处，亘古沉寂的荒原、沙漠、戈壁复苏，石油喷薄而起。天助，抑或人气？本文撰写的初衷之一，是为身卧病榻的主人公祈福，孰料本文刊出十余日后，余将军竟辞世而去。在八宝山，作者把本文敬献在老将军脚下。

这是一位传奇式将军，他挥动着仅存的一只臂膀，在浴血战争中运筹帷幄、出生入死，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艰苦创业的征程中，他再次领缨出征，统领石油大军展开会战，终于把“贫油国”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他在石油战线奋战，曾留下许多故事。整整四十年了，百万石油人仍崇敬着他，也怀念着那不寻常的岁月。他，就是曾任七载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将军。

领命中南海，毛主席派余秋里去搞石油；当年他拖着一条断臂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58 年，元旦过后的古都北京朔风凛冽，滴水成冰。

这天午后，一辆卧车碾碎冰雪，快速驶向中南海。后排座上，身着中将军服的余秋里眼望窗外，心中却忐忑不安。上午，解放军总后勤部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余秋里政委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室开会。通知人还加重语气，请余政委务必早一点到，主席要专门找他谈话。主席找我谈什么呢？余秋里左思右想，终于想起来了一件事。几天前出席

一个会议，会议间隙时，他被周总理叫到跟前。周总理郑重地对他说：“秋里同志，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出人意料，使余秋里一愣。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诚恳地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周总理微笑着言道：“你考虑考虑，主席还要找你谈话。”此时此刻坐在车上，余秋里还在揣测，主席亲自找我是不是要派我去搞石油啊？

卧车驶进红墙，在主席办公室门前缓缓停下，下车时余秋里的空袖筒在寒风中掀动起来。见到主席，他行了个军礼，就站在那里。

主席让他坐下，操着浓重的湘音说道：“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

果然是这事，余秋里想到这里，为难地答道：“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听得此言，主席未置可否，却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3岁。”余秋里不解其意，顺口答道。

“才43岁，”没想到主席竟哈哈大笑起来，“儿童团员嘛！”一句风趣的笑话，让余秋里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许多。

笑声过后，主席又严肃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

实实在在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见余秋里在专心致志地听着，主席又接着说：“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说到这里，主席看听者还是不做声，便不讲了，继而问道：“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

余秋里这才回答：“不是。”

主席说：“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解释完，主席又幽默地与他开玩笑：“你如果转业，要发一笔财呢！”言罢，主席加重语气说道：“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这时，开会时间已近，其他领导同志陆续走进来。余秋里赶紧向主席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主席满意地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军以上你愿意选谁就选谁。”

总理和主席为何如此厚爱这位独臂将军，主要源于对他的非凡战斗经历的了解。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毛泽东于六十八年前红军行进时作了这首词，其中提到的吉安，就是余秋里的故乡。1914年，余秋里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坪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年到头，家中食不果腹。小时，只读了三年书就因贫寒而辍学。在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下，余秋里奋起反抗，当十万工农红军的洪流席卷吉安时，年仅15岁的他毅然投身其中，从此

纵横驰骋在求解放、争独立的浴血疆场上。

余秋里 1929 年参加共青团，1931 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二十年中，余秋里先后曾任赤卫大队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第二军团团政委；八路军第 120 师独立第三支队政委，第 358 旅团政委、旅政委；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

残酷的血火战场，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两次重伤让他刻骨铭心。

1931 年 4 月，在打退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赤卫大队中队长余秋里头部负了重伤。上级把他隐蔽在一位老表家疗伤。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少医短药，伤口疼痛难忍。对此，余秋里曾回忆说：“当地老乡请了一位会治外伤的中医为我治疗，他亲自采集了一些中草药，用嘴嚼烂，敷在我头部的伤口上，然后再用一个南瓜瓢包住头部。今天想起来，南瓜瓢可能是起解毒消炎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伤口竟然慢慢愈合了。”

1936 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云南、贵州交界处的乌蒙山区。3 月 12 日，时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与团长成本兴（成钧）按贺龙总指挥命令，在一个叫镇雄的地方打伏击。在战斗中，余政委突然发现有敌人正瞄准着起身看地形的成团长，他大喝一声，一把将团长拽倒，团长躲过了，一排子弹却射中了政委伸出的左臂。他草草包扎了一下，就继续指挥战斗。在敌人即将被全歼之际，负隅顽抗的残敌又一梭子机枪子弹扫了过来，击中在已经挂花的左臂上。余秋里低头一看，白花花骨头茬子已刺出在绽裂的皮肉外边，几根血淋淋的筋耷拉下来。当时他并不觉得疼，只感到有些麻

木。此刻战斗仍很激烈，他顾不上处理，一直坚持到把敌人消灭。撤下来时，六师政委廖汉生立即命令把余秋里急送师卫生部。

到卫生部后，余秋里才真正尝到了撕心裂肺般疼痛的滋味。左臂的神经几乎都打断了，伤势极为严重。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根本没有时间处理伤口，动手术就更不可能了。红二军团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和关向应副政委对此非常关心，专门命人为余秋里提供一副担架，还有一件皮衣和一块油布，以便随军转移时挡风遮雨。4月下旬，一直拖着断臂步行随军、伤口化脓并发着高烧的余秋里被同志们抬上船，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康藏地区。战情稍缓，贺总和任政委来看望余秋里，指示卫生部要利用这一时机好好为余秋里治伤。不料得到的回答是，过金沙江时，手术器械都掉在江心了。任政委抚摸着余秋里的伤臂，惋惜不已，说又失掉了一次治疗的机会。这之后，部队开始过雪山、草地，余秋里不仅彻底失去了疗伤的可能，跋涉于冰里雪里、泥里水里，还要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爬四座大雪山的过程中，他坚决不让战友抬，暴风雪中，他强忍伤痛，用仅有的一块油布同战友共同遮挡严寒。不少同志饥寒交迫，倒在了高寒缺氧的雪山，而他，竟挺了过来。过草地时，部队断了炊，只好找野菜、牛羊皮来充饥。没有吃的，草地上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余秋里是重伤员，需要营养，可谁也没有办法。一次有人拾到一面破鼓，就用水煮了鼓面，牛皮鼓面韧硬苦涩，难以下咽，余秋里和战友们硬着头皮吞了下去。还有一回却“开了荤”，红三十二军罗炳辉军长抓到了几只田鼠，请余秋里吃了顿鼠肉，这使他至今难忘。茫茫无际的大草地，到处是沼泽泥潭，不知多少红军战士不幸遭到了灭顶之灾。每逢危险地段，战友们就给他探路，好路让给